



## 《血腥的器官摘取》一書作者在瑞士獲人權獎

（明慧記者楊思源瑞士採訪報道）二零一零年元月十六日，國際人權協會（IGFM）瑞士分部將二零零九年度的人權獎頒給了加拿大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和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獎勵他們為調查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付出了很大的努力。頒獎活動及前一天的專家討論會讓瑞士各界聚焦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

國際人權協會瑞士分部秘書長席勒格女士認為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非常可怕，“現在是真正的應該揭露的時候了。”瑞士國家器官捐贈及移植基金會主席弗朗茲·英墨先生表示，通過喬高和麥塔斯的報告，以及法輪功學員劉巍女士的親



加拿大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在頒獎會上發言

身經歷讓他意識到“這是人性的災難”，應該让更多的人了解這一事實。

麥塔斯先生在頒獎會的發言中談到，中共並沒有減緩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在他和喬高調查工作開始後，中國的器官移植手術的數量略有所下

降，但隨後又回升了。而同時被判死刑並執行的罪犯卻大幅度減少。而器官移植手術的主要來源就是死刑犯和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死刑犯的減少意味著更多的法輪功學員被活摘器官。喬高先生也在發言中談到，通過調查，他們得出結論，從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起至二零零五年，有四萬一千五百例被移植的器官來自法輪功學員。他們表示迫害還沒有結束，他們會繼續和各國的政府，議員聯繫，揭露中共的罪行。

瑞士病人協會的代表瑪格麗特·凱斯勒認為，大家都應該關注活摘器官及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我們應該讓這些人（法輪功學員）能夠和平地生活。這一點非常重要。” ◇

## 德國報紙：一個中國人在多特蒙德的幸福時光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德國魯爾信息報（Ruhr Nachrichten）報道了一個中國家庭的故事（右圖），標題為“一個中國人在多特蒙德（Dortmund）的幸福時光”。

該報紙在平安夜的头版導讀欄中的第一篇導讀文章中寫道：“來自中國的郭居峰全家曾經被分開七千九百八十四公里，今年，這個家庭在多特蒙德重聚。這是他們在西方度過的第一个圣诞节。他們在德國享受着圣诞节美好的同時，也回憶了他們在中國曾度過的一段艱難歲月。那時，郭居峰經歷了長時間的迫害。”

文中寫道：“郭居峰向我們講述他在圣诞节的喜悦。他住在多特蒙德的一棟居民樓里。在他狹小的起居室內，我們見到了他笑容滿面的妻子海玲，一個大眼睛的漂亮中國小男孩好奇地看着我們，他們家還有一棵小聖誕樹。

儘管聖誕樹是塑料的，上面還挂着一個復活節雞蛋，但郭家顯然在慶祝他們生活中最美好的圣诞节，因為他們在一起。這裡是多特蒙德，遠離他的家鄉。

這位幸福的父親所講述的故事



德國《魯爾信息報》地方版頭版

也是與眾不同的：‘我修煉法輪功，因此成為中共的眼中釘。’中共對修煉這個功法的學員進行毫不留情的迫害，抓捕，酷刑甚至屠殺。”

文章中接着寫道：“‘我自己在一個勞教所里忍受了許多的屈辱和痛苦。’三十六歲的郭這樣講着，眼睛望着他死去的朋友們的圖片。二零零八年一月九日，作為工程師的郭居峰離開了他的家鄉，當時他正在德國一家汽車公司中國子公司就職，那時他

的兒子方舟還有二十一天就要出生。

郭和他的妻兒就這樣分離了。這位父親獨自生活在陌生的環境里。母親一人撫養小方舟長大，這段艱難的歲月是對這個家庭的嚴峻考驗。”

直到二零零九年六月，郭的妻兒終於得到了德國簽證，“當我在機場與他們母子重逢時，我幾乎無法置信。”郭居峰眼含淚花說道。這一家人終得團聚了。他們來到多特蒙德定居。“我們被允許在這裡居住和工作。在這裡，我們是自由的，感到就象回到了家。”

對於過去的決定，郭居峰毫不後悔。他點燃了一枝蠟燭，挽着妻子和兒子，一起慶祝圣诞节。不過這位有着愉悅和感激、內心充滿幸福的父親也有一丝忧伤，在這個團聚的日子里，他又不免又想起那些曾經被迫害去世的法輪功朋友們。”

魯爾信息日報還簡單介紹了法輪功：“法輪功，也叫法輪大法，是一種打坐修煉方法，是來自中國的智慧，由創始人李洪志在一九九二年傳出。法輪功帶給人們精神提升和身體健康。他是一個以真善忍為基礎的修煉法門。全世界共計有來自不同階層和年齡的一億人修煉法輪功。” ◇



# 找回生意人的尊严

文／挪威 李万银

我是一个生意人，做水产批发，打理生意叫店员帮办，所以有很多闲余时间，因此学会了打麻将，由小到大，日日倾醉于此，生意冷落，再加上赌博输钱，家人多次指责。家庭的破裂，生意败落后，更是闷从心起，日日借酒消愁，妹妹见此又可怜又生气。

妹妹是修炼法轮功的，起初对我谈起，我问她：“修炼能否来钱？”妹妹一笑反问：“赌博、喝酒能否来钱？”我不能作答。一日妹妹对我说：如果每日早上去公园走一走，可能对你的心情好些。第二天妹妹真的六点半来喊我，我情愿地随她去了公园。

这是我有生以来这么早来到这苍绿美丽的公园，妹妹说：“我去炼功，如果你有兴趣就站在这边多看看吧！没有兴趣到处走一走。”我听着那和祥的音乐，看着人们那慈祥的神情和整齐的动作，不由自主从心里感觉到极特殊的一种舒畅（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能量场的作用）。本来我想到其它地方看一会，抽支烟，但掏出来的烟一直没有点燃。直到走出公园，

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拿在手里。

过一个小时，我站着没有离开原地，竟忘了时间，当我看到妹妹微笑着向我走来，我才从兴奋的气氛中返回来。“怎样？有兴趣吗？”我本来是要说没有兴趣，但倔直的性格，让我只点了点头。

我在赌场荡净家资，我知道妹妹早就有让我修炼的打算，但我一直没有重视，说白了也不信。妹妹今天看到我有转变，问我明天可再来？我说“试试看吧！”由此我从炼功开始直到熟读法轮功书籍。

正式修炼后生意重新开始，没有想到是那样的顺。进货时直接向厂家提出，我直接来纯鸡，一点水也不注，虽然表面象是贵一点，但质量好。没想到，第一家大酒店用后，直接订购，就连其它品种的水产也一齐订购。也没想到其它大酒店试用后订单纷纷而来。我跟厂家直接订购足个虾仁，虽然价格贵，但没有水份。提前就跟顾客讲明，这是货真价实的东西，顾客非常乐意接受，就连大商店都慕名而来，真是应接不暇。不到一年半的时间，我挣回了原来输掉的家产。

有一天，妹妹跟我说：“你现在明白修炼吗？”我明白了，修炼不只



挪威法轮功学员在海滨炼功

是给我带来的精神上的充实，戒掉了赌博，更重要的是：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我知道了为什么活着。

我这时对钱没有太多的执着了，以前不管哪里订货，都是用完后付钱，因为质量不够，总是扣我钱或延期付款。要账成了首要任务，每次要款没有不吵架的。但是现在不用我说，对方直接付现金，我也坦然——没有假，质量好，没有道理不给钱或扣钱。修炼“真善忍”，我找回了做生意人的尊严。◇

今闻网络搜索引擎巨头谷歌（Google）维权，民众献花被中共当局人员斥以“非法”。献花不过是民众一种情感的表达，竟也要上升到“非法”的高度，恐怕这也是代表了中共本性的。

在中共统治下，一切都可以成为“非法”，如响应号召为党提点意见的就成了右派，如“六四”学子的爱国之举被说成暴乱。有意见上访是“非法”，住在蜗居不想搬家也是抗法，今天送一束花也成了“非法”，且不说因言获罪了，想一想，信仰“真善忍”，做好人都可以被说成“非法”，还有什么不能被说成是“非法”呢？

中共靠谎言与暴力起家，所以它不需要有人性、有思想的人，因为他们会认识到它的邪恶。它需要的是一个肉体与思想上的奴隶，只有唯其是听的，即所谓和它保持高度一致的，才能合其心意，为此，即使是明抢暗偷，欺压百姓，甚至杀人放火，也就

## 当献花成为“非法”



1月12日，谷歌通过官方博客宣布，由于在中国的服务器以及人权活动人士的帐户遭到长期的网络攻击，并对中共要求过滤搜索引擎的不满，谷歌决定可能全面退出中国市场。民众在谷歌北京公司门前献花支持。

都是合其法的了。那么，我们也就明白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何以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它为什么残酷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善良民众了。

中共的这个所谓非法，并不是定

义在法律条款中的法，它是无法可依的；它常常是仅凭中共（或其党某人）的一句话就可以行之有效了。在中国，宪法都只是中共控制人的一个工具，又何谈其它。中共靠暴力与谎言起家，它既不是顺天意，又不是合民愿，中共才是最大的非法组织。

它自己也深知其政权不具有合法性，所以实行党禁、报禁、言禁；独裁操控司法，封锁新闻舆论，对民众强制洗脑，以便任它摆布。

如今，民众给谷歌献花又被中共说成“非法”，看来“非法”二字已经成为中共的口头禅了。然而越来越多的“非法”只能说明：更多的正义与良知正在被唤醒。

人之为人，是因为人有良知，有人格。《九评共产党》让人们看清了中共的本质，已有6700多万人声明退出其党团组织，重新找回了独立的人格，更为自己的未来作出了光明的选择。（文／一竹）◇

# 重庆市江津区法轮功修炼者江锡清未死却遭火化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一日】一个人的好与坏都是通过自己的言行表现的。特别是对涉及到生命问题的处理上，就更能看出人与人之间的品质差异。

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八日，重庆市江津区六十六岁的法轮功修炼者江锡清，被重庆西山坪劳教所警察打昏后，以“心肌梗塞”为由宣布死亡。江锡清的儿女及女婿江宏、江洪斌、江平、江莉、张大明、陈启强等人，闻讯后赶到殡仪馆。

劳教所与殡仪馆一行二十五人，有一人打开冻库。进去后，有人说打开冰柜，并说只能看头部。从冰柜中拉出来时，江宏一看父亲，就用手去摸父亲的脸，发现人中是热的，惊叫道：“我爸没死，还是活的！”江洪斌听到后赶到冰柜前，把托父亲的铁板拉出一半，摸摸胸口发现也是热的，也呼叫道：“我父亲没死，胸口还是热的，若死了七个多小时，在冰柜里冻这么久不可能还是热的，你们来摸摸吧！”

劳教所的警察们惊醒过来，试图把江锡清推进冰柜里关门。女儿们当然不依，发生争执。孩子们合力将父亲拉出冰柜放在地上，大叫道：“快救救我爸爸，快救救我爸爸，我爸爸没死！”江锡清的四女儿摸着爸爸的胸口喊打 110。一个便衣警察说：“没用，公安人员就在这里。”江莉用手

机打 110 报警，110 接电话后问清情况说 10 分钟到。江洪斌也打 110，通话后对方问在什么地方，答：重庆市公安局北碚分局仪容仪表殡仪馆检查站，报警内容：“我父亲没死，为什么放在冰柜里冻着，我要呼叫 110，快来人吧！”对方讲：“喊他们不要冻了。”

可是，在场的公安人员仍然强行把江锡清的身体推进冰柜，并强行架着江宏、江平、江莉、张大明等人，把他们推出冻库大门。西山坪七大队的管教干事用手指着江洪斌的鼻子说：“你脑壳有问题没有？”又转身指着江莉说江莉是败家子等骂人的话。后来劳教所在家人拒绝签字，人还活着的情况下将人火化掉。

江锡清老人就这样走了。在这个案子中，造成江锡清老人直接死亡的是谁？如果他是被打死的，直接打他致死者就是杀人凶手。可在他火化前，他并没有真正的失去生命。那么，将他火化者就是杀人凶手了。

在这个过程中，把江锡清的儿女们赶走，是几个警察的统一行动，那么肯定要有个下达将江锡清的儿女们推出冻库指令的人。此人明知江锡清还活着，却阻挡他家人的施救，并且他明知救与不救与江锡清的存亡有必然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他下达指令，那他就是一个杀人者。

那么其他的警察呢，他们只是执

行命令吗？无论他们是执行命令还是主动而为，他们都等同于参与了谋杀。将来在法庭上，他们以执行命令为自己开脱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了：江锡清的儿女在喊自己的爸爸还活着，他们能听不到？不就是因为听到了才往外撵人的吗？明知人可以救活却阻挡，那不是杀人是什么？即使上级真有这样的命令，试问这样的命令可以执行吗？因为上级的指令已经超越了他的职权范围。上级可以安排他做工作，却不能安排他去杀人，而当时把施救者推走以阻挡救助的性质本身就是在协同杀人。

所以我们看到，在江锡清的案子中，往外推江锡清家人的警察要么是杀人的主犯，要么是杀人的从犯，他们是致死江锡清老人死亡的直接人犯。当然，就江锡清这一个案子来说，会牵扯很多人，从开始对他的非法抓捕，到非法劳教他的人员，到劳教所对他的施暴人员，包括执行这一政策的重庆市委书记、政法委、“六一零”以及区里的各级相关组织的工作人员，直至包括殡仪馆的相关人员，他们都是致死江锡清死亡犯罪链条上的人犯，将来谁也脱不开干系。而直接致死者，就是这些往外撵江锡清老人亲人的警察，准确的说，当时在场的二十五名警察和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他们必然要负法律责任。

## 四川攀枝花法院威胁律师 剥夺辩护权

（明慧通讯员四川报道）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二日，四川省攀枝花中级人民法院在米易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龚顺会进行所谓二审，北京律师李静林、李苏滨为龚顺会做无罪辩护。法庭在开庭前突然无理剥夺李苏斌律师的辩护权利，并公开威胁另一位做无罪辩护的律师：“你再说，公安和国安在外面等着你。”

当日法院安排好他们自己的人作为旁听者，辩方的主要证人、当事人的家属都被禁止入场。审判长是姚孝胜，审判员是王成、秦勇，公诉人是米易检察院的代理检察官朱正富。

法官无理剥夺律师李苏滨出庭辩护权，法轮功学员龚顺会表示，自己有权请两个律师辩护的权利。法官马上制止，不准龚顺会说话。法官对律师李苏滨说：在法院你就要听法官的。律师说：不管是公民还是律师、法官，都要听法律的。法官秦勇声称“你们不听法官的安排，那你们就是强行辩护，我们马上就走，不开庭”，说完秦勇就离开了法庭。

李静林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李律师指出，米易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的大队长杨梓华、副大队长李雪松、警察周林侵入龚顺会住宅检查

是违法行为；所谓“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根本不存在；法轮功信仰者崇尚真善忍、宣扬法轮功，属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自然延伸，符合言论自由的宪法原则，无论国家机关、还是社会团体或者个人都无权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没有禁止其存在，也难以禁止其存在。李静林律师申明“宪法至上，信仰法轮功无罪”时，遭到法官威胁，法官并说：“你再说，公安和国安在外面等着你。”

律师指出：中国司法凌驾于法律之上，有关人员执法犯法。公诉人是代理检察官，本身就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法官应当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维护法律的尊严。◇





## 这边风景独好

有人说人生处处是风景，那我前半生的“风景”都是灰暗的——从小到在病痛苦海中沉浮。

我曾患有风湿性心脏病、胆囊炎、肾盂肾炎、贫血、偏头痛、术后肠粘连及风湿性关节炎等。因经常不能走路，所以只上过小学四年级。跑遍青岛所有的医院，也去过外地几家大医院医治，中药、西药，手术、偏方，虽花钱无数但收效甚微。

我们都知道耶稣为了世人得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有多少人知道判耶稣死刑的人是谁，他最后又得到什么样的报应呢？

判耶稣死刑的人是本丢·彼拉多，他于公元 26 至 36 年间担任罗马帝国派驻犹太行省的总督。当时耶稣的信徒越来越多，引起了犹太教祭司和长老们的嫉妒与怨恨，商议着一定要杀害耶稣。他们收买了叛徒犹大，将耶稣捆绑到大祭司那里，由祭司、长老和文士们捏造了伪证，并对耶稣进行了审判和殴打。

在罗马人统治下，犹太教最高评议会没有执行死刑的权力，所以便把耶稣交给了彼拉多审判，他们诬告耶稣煽动民众叛国，反对向罗马皇帝缴税，希望彼拉多能判处耶稣死刑。

彼拉多是知道耶稣之名的，他的独子彼罗一条腿瘫痪且枯干，又染上怪病卧床不起，所有的医生都没办法，后来却被耶稣用神力治好了。

彼拉多对耶稣进行了第一次审问，很快就明白了耶稣是无辜的。但是彼拉多希望犹太人不要给他捅漏子，任期满后他好接着升官，他想了一个非常圆滑的办法：把耶稣交给罗马帝

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四年两次病危，我把后事都做了详细的安排。

一九九一年冬天，我妹妹带着我刚几岁的女儿到医院看我，我吃力地睁开眼睛，话都说不出来！懂事的女儿在我面前从来不哭，用小手摸着我的脸说：“妈妈你快好起来吧，病好了咱就回家。”可刚走出病房她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问她小姨说：“我妈妈是不是快要死了？”看到这一幕，同病房的病友和家属都跟着哭成了泪人，他们说：“看你女儿多懂事，为了孩子，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九四年春，我全身浮肿，卧床一个多月，感觉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觉得人生旅程彻底走到了尽头，当我昏死时，我感到四周一片漆黑，我就拼命往回爬，只想着回家照看孩子，就这样又一次从死神手里逃了回来。

一九九六年十月，我去诊所打吊针，路过我家楼下花园，看到有人在炼法轮功，走到他们身边感到身体很舒服。我就和炼功的大姨说我也想炼。大姨很热情地说，你真有缘！第二天

听着听着讲法录音，我就睡着了，但是神奇的是师父的讲法我都听到心里去了。回家后我就开始咳嗽吐血，鼻子也出血，全身的骨头肌肉酸痛。大姨来看望，我说：“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我二十多年的病了，只有大法师父能救我。我要做一个真正的炼功人”。

我每天学大法书、炼功，渐渐扔掉了伴随我二十多年的药箱子。脸色红润了，口唇也不黑紫了，走路也不憋气，不尿蛋白尿了，变形的关节也很快恢复了正常，还能做家务了。半年后我来到医院，给我治病多年的主治大夫很震惊，说：“这法轮功可太神奇了，说实话，你身上病太多了，现在的医疗手段真是无法给你治好，你就好好炼法轮功吧！”

我庆幸遇到了万古难遇的法轮大法，感谢师父为我抹去人生的灰暗！如今我的身是健康的，我的心是舒展的，我的周围是祥和的。愿朋友们都能找到美丽的风景，拥有健康光明的人生。（文／王珊）◇

## 判耶稣死刑的人 后来怎么了？



彼拉多在清洗他的手

国分封的犹太王希律。

希律不想得罪犹太教势力，于是下令把耶稣送回彼拉多那里。同时还写了一封信给彼拉多：今晚将该犯迅速处理，因为我明天将去罗马，在皇帝面前为你说好话。同时派人暗示一定要处死耶稣，否则他就会在皇帝面前控告彼拉多。彼拉多不得不再审耶稣，民众一直极力叫嚷：“钉死他！”彼拉多依然想释放耶稣，第三次问：“他到底犯了什么罪？我实在找不出犯罪的证据。”民众越发大声叫嚣，要彼拉多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最后，彼拉多考虑到不想弄出乱子，影响他升官，再加上他那懦弱的

性格，就拿水在民众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民众都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彼拉多就命令鞭打耶稣并钉上十字架。

但是彼拉多并没有因为说“罪不在我”就无罪了。当彼拉多宣判完耶稣的死刑，他那曾被耶稣治好绝症的独子彼罗，就仆倒在地，当即死了，彼拉多不久就发烧病倒了，昏迷很久不省人事。然而这只是报应的开始。

不久，希律王在罗马皇帝面前排斥彼拉多而推荐自己的亲信，彼拉多被人做假证陷害，被判流放高卢，名誉扫地，众叛亲离。罗马皇帝不久又下令赐死他。彼拉多在听到消息后，在绝望与疯狂中自杀身亡。他的尸体被捆绑巨石丢入河里，却沉不下去，在河面上漂浮，让鱼群吞噬。

所有参与杀害耶稣的人都遭到可怕的报应：叛徒犹大上吊自杀；犹太祭司和长老们连同被煽动的民众们以及他们的子孙，还有希律的子孙们后来都遭到罗马大军的屠杀和俘掠，犹太教圣殿也被彻底摧毁。◇